

(上接第一版)

## 法文版首次明确使用了“资本积累”和“资本集中”两个概念

在出版第一卷德文版的时候，马克思就已经开始考虑出版法文版。《资本论》法译本是和《资本论》德文第二版是同时出版的，马克思希望通过这一工作，能够“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”。几经周折，直到1871年底，经保尔·拉法格介绍，马克思找到了巴黎出版商莫·拉沙特，又通过沙尔·龙格找到了翻译约瑟夫·鲁瓦。鲁瓦为法国波尔多地方学校的教员，因翻译费尔巴哈的著作而著名。1872年2月，鲁瓦开始着手翻译。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，对自己的译稿很不满意，他请求马克思将自己的第一章译文拿给朋友们，看看是否合格。经过译者近两年的艰苦努力，到1873年底完成了初稿。鲁瓦采取了直译的方法，译文虽然忠于原文，但显得太死板，不易读懂。马克思本人亲自担任法文版的校订工作，这对马克思说来，是一件“吃力不讨好”的事，他曾不止一次抱怨说，还不如他自己亲自翻译来得轻松。但是，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法译本有着甚至可以与原著媲美的独到的科学价值。法译本在德文第一版的基础上，在内容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新的加工。在法文版中，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积累问题时，首次明确使用了“资本积累”和“资本集中”这两个概念，并对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明确阐述。

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法文版跋中写到：“在担负校正工作后，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(德文第二版)应当作一些修改，有些论述要简化，另一些要加以完善，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，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，等等。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，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

科学价值，甚至对懂德文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。”(《资本论》，第一卷)1875年法文版的《资本论》比德文版《资本论》更为珍贵之处还在于，尺寸稍小，对马克思、恩格斯等数十位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、先锋、领导人详加介绍，图文并茂，为当时之宣传册，于研究早期共产国际甚有帮助，极具历史和参考价值。

后来，恩格斯在修订德文第一卷第三版和第四版时，均参照过法文版《资本论》。《资本论》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法文版是1900—1902年由巴黎阿尔出版社出版的。1922—1930年，巴黎阿尔弗雷德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法文全译本，共14个分册。1948年至1960年，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新译本，共8个分册。1976年新版改为三卷三册本，这是目前通用的法文版。

此外，在马克思已逝世、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，曾出版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：三个伦敦版英文本(1887、1889、1891年)，三个纽约版英文本(1887、1889、1890年)，巴黎版法文本(1885年)，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(1885年)，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(1886年)，都灵版意大利文本(1886年)，莱比锡版波兰文本(1884—1889年)，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(1894年)。《资本论》终于风靡欧洲，一扫刚出版时在德国的沉寂状态。十月革命之后，比较通行的是斯切潘诺夫的全译本(发行了8版)。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从1955年开始编译出版的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中，《资本论》三卷新俄文版被编入全集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(1960—1962年出版)。

##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担任了英文版的引文校正工作

《资本论》是在英国写成的，而且“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”，马克思希望英译本能早日问世。1867年，当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还在排印的时候，恩格斯就推荐国际会员、英国法学家赛·穆尔担任英文翻译工作，并表示“全部工作将在我的直

接监督下进行”。(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三十一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)但是，由于各种原因，直到马克思逝世之前，包括穆尔在内的许多人都未能完成英译工作。马克思逝世后，第一卷的英译本是由穆尔和马克思的女婿爱·艾威林博士共同翻译完成的，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则担任了引文校正工作，恩格斯也为英译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。1887年1月，《资本论》第一卷英文版在伦敦出版，同年4月发行了第二版。弗·梅林在《马克思传》中认为“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在英国不像在德国、俄国和法国那样成功”。对于英文版，《星期六评论》杂志发表一篇短评，赞扬它的行文，说干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在马克思笔下获得了独特的魅力。

恩格斯逝世前，第一卷英译本出版过大约六个版本。1906年至1909年，欧内斯特·翁特曼翻译了《资本论》全三卷，在美国出版。1954至1959年，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利用前人的译文并对照原稿进行了修订，出版了《资本论》全三卷英译本。这两个版本是目前世界上流行的英文版。

## 日文版由“日本社会主义之父”安部矶雄首先翻译

明治维新以来，日本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，大批人员赴欧美国家留学。他们学习外国先进文化，也带回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日本传播。20世纪初，《资本论》传入日本。安部矶雄曾被称为“日本社会主义之父”，1905年，他着手翻译《资本论》。从1909年5月15日起，他所译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章的前三节，在片山潜主编的《社会新闻》上连载。而第一个日文全译本是由日本著名社会思想家高畠素之翻译的，共计10个分册，1920至1924年，由东京大藏阁和而出版社出版。第二个日文全译本是长谷部文雄翻译的，1946年10月由日本评论社发行第一分册，1950年8月出齐，三卷共11个分册。第三个日文全译本是由向坂逸郎翻译的，1947年



1929年德文版《资本论》。

1932年法文版《资本论》。

1932年德文版《资本论》。

1936年英文版《资本论》。

1938年法文版《资本论》，毛边本。

1939年英文版《资本论》。

《资本论》英文版，1946年再版。

1949年法文版《资本论》。

由岩波文库发行，历时近10年才出齐，共计12个分册。1967年为了纪念《资本论》出版100周年，又出修订版，改为三卷四册本。第四个日文全译本是由日本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刊行委员会翻译的，1961年5月开始发行，至1964年9月出齐，共11个分册。1965年至1967年出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日文版第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卷时，改为三卷五册本。1967年经过译者冈崎次郎修订后，由大月书店出版《资本论》100周年纪念版。从1972年起，日本大月书店又以冈崎次郎译本的名义发行新版，至1975年出齐，共三卷九册。第五个全译本是宫川实翻译的《学习版《资本论》》，从1977年至1982年出齐，共9个分册。

## 《资本论》在中国不断推出新译本

中文版的《资本论》是从20世纪初出现的。在《资本论》中译本出版以前，在我国有一些报刊文章和通俗读物曾介绍过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。1920年9月，上海新青年社发行了李汉俊翻译的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。陈启修早年留学日本，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，并与李大钊建立了亲密的友谊。1930年3月，陈启修(后改名陈豹隐)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翻译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分册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。这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一个《资本论》中译本。1934年5月，商务印书馆出版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分册(即第一卷第一、二篇)，由吴半农译，千家驹校。1936年6月，侯外庐、王思华合译《资本论》第一卷上、中、下三

册，以“世界名著译丛”名义出版。这一次他们用了笔名，侯外庐署名“玉枢”，王思华署名“右铭”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和其他原因，很长时间无法出版《资本论》三卷的全译本。直到1938年，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才出版了我国第一个《资本论》三卷全译本，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。这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极大的智慧的。第三卷末有“译者跋”，郭大力作了如下说明：“就第一卷说，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；第五篇至第一卷终，是亚南译的；就第二卷说，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；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。但到第三卷，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，他只能译极少的部分了(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)，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了。我为使译名统一，笔调近于一致起见，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。”据不完全统计，《资本论》三卷的全译本共重印六七次，发行总量达30000多部，在国内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。

1949年后，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(简称中共中央编译局)根据相关德文、俄文版《资本论》，并在参考郭大力、王亚南译本的基础上，翻译《资本论》(三卷本)，收入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，由人民出版社于1972—1974年出版。此后，中共中央编译局对《资本论》又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重新译校。20世纪90年代，中央编译局再次对第一版译文进行认真修订，于2003年推出《资本论》最新译本。

全世界为翻译《资本论》这部伟大的著作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们，他们的名字将和《资本论》一起永世长存。



苏联纪念《资本论》发行100周年的纪念邮票。